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七

宋 陳淳 撰

劄

上傅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條

某伏承台慈不以愚賤訪及民間利病敢采摭目前切近者凡六條上浼台聽

一此間民俗大槩質朴畏謹然其間亦有姦雄健訟爲

善良之梗使不獲安息者在民師帥不可以不知葢緣一種人長於詞理熟公門事體淺深識案分人物高下專教人詞訟爲料理公事利於觧貫頭錢爲活家計凡有詞訟者必倚之爲盟主謂之主人頭此其人或是貢士或是國學生或進士困於場屋者或勢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覊者或斷罷公吏或破落門户等人皆於影下教唆或小事粧爲大事或無傷損粧爲幾喪性命或一詞實而粧九虛以夾之或一事切而粧九不切以

文之承行之吏亦樂其人爲鷹犬而其人亦樂於挾村人之財與之對分此詞訟之所以日繁一日聽斷之所以徒爲虛勞而善良者之所以虛被其撓也前政趙寺丞知其然當聽訟時灼見有此等人便嚴行懲斷其在士類者則善處之自訟齋（齋在州後圃）窮年不與歸人因畏戢不敢健訟次年所引詞狀日不到三十紙莊卿繼之廢自訟齋詞訟翕然日至四五百其中虛妄健訟者雖亦能燭破其情末却放之善去無所懲艾於是姦雄鼓

舞而詞訟益蔓善良益不克安迹矣張郎中再按趙寺丞故事榜儀門曉示詞訟又頓少今寺丞下車第一引詞狀日幾至三四百者亦以故事未曾舉行故也而今而後宜申嚴約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門隱匿司房爲詞人盟主者門卒案吏同坐若其人非士類則依條重行科斷在士類者則循舊例决竹篦處之自訟齋窮年使讀論語小學之書是乃以善治之之道如此則健訟者無復敢恣爲虛妄而肆行教唆然後人之以詞訟來

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僞聽斷自可常清明獄訟自可常簡少也

一此間村民有一種折合之風甚爲善良之擾葢村民中有浮浪貧窮無顧藉人不安已分營生反妬人之有財專萌折合之心如同儕輩是一樣門户纔見渠所蓄有二三十緡稍勝於已便思以事與相干涉而折合之或以牛羊踐踏賴或以妻兒鬪罵賴甚至或食野葛仆於其室或潛夤夜經於其門必卷他家之財爲已有然

後已況視産業溫𤇼家其設計謀取錢物尤爲詭譎一唱百和至朴拙無能者亦相效成風故或田主取償於佃户而佃户適有家人病死乃以賴其金穀者或財主索債於貸户而貸户無還乃殺其幼孩以謀錢帛者或屋主有責事於店客而店客生憾乃扼吭殺其病母以刦白金數百兩者或良家産户婢僕不幸嬰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爲奇貨羣湊雇主之門争攫珍貝者悖理傷義大不可言亦由州縣無清明有司復

於其中乘隙圖一分已略推波助瀾遂愈滋蔓前政葉檢院知其俗一鎮以無事凡有此意來者悉折之不行至其實有鬭死方與依條究治葢其所辨别亦惟以貧論富以賤論貴則决知其爲折合之計或兩家之力俱相等方疑其有鬭敵而爲之受詞龍溪陳宰亦深能照破此等姦狀只於其始便遏絶之不與肆數年來閭閻田里此風稍息粗獲安寢令仁政之下决不容此等俗然亦不可以不預知

一屠牛之風與盜賊實相表裏蓋屠牛者盜殺人之牛與承盜者之牛而屠之以盜遇盜豈但姑爲一牛之故而已必無不盜之所由長也此間屠牛在城是宗室不檢者鄉村是亡命浮浪者近日肆行蓋緣前政以軍需牛皮不欲科配只出官錢付吏和買承吏因自收錢入已只分些少與屠家爲名屠家因是公然牽人之牛而屠之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視無敢誰何今使府新政之初尚稍觀望歛戢既而旬日便遂縱橫無顧忌春功將

動耕牛有限安能供日日無窮之屠恐不可不申嚴約
束如有犯者若是亡命浮浪人宜借一人重行懲治以
警其餘未可只與一决杖快便而去須索烹宰之具搥
毀之錮身徧押諸下縣納牛肉錢及徧號令四境諸鄉
村以若之到一年後有犯者代之方可聽放若是宗室
亦如前决竹篦窮年閉之自訟齋以善治之又嚴左右
鄰甲告首若容隱必同坐如此則人自不敢犯果屠牛
能禁止則是亦去盜賊之一端也

一此閒有所謂鄉稅擾民甚於官租官租猶時有定目鄉稅則不可以一目計而又無時之能已也何謂鄉稅擾民之甚如諸廟之率斂民財其一也葢此閒民俗尚淫祀多以他鄉非鬼立廟其植禍深其流殃蔓今未暇細論姑以目前粗擾者言之一般浮浪不檢人託鬼神圖衣食趂廟中會首每裝土偶如將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時騎馬街道號爲出隊羣不逞十數輩擁旌旗鳴鉦鼓隨之擎疏頭假簽土居尊秩名銜爲都勸緣

繼以宗室列其後入人家抄題錢物託名脩廟或託名迎神禳災脅以禍福不分貴賤貧富必足數而後去雖肩擔背負小夫亦必索百文五十為香錢連日自朝至暮徧匝城市無一戶得免者其實所抄題錢大槩皆是會首入巳自用為醉飽計為肥妻孥計於鬼神何有計闔城諸祠似此類假託者不知其幾廟一歲間自春徂冬人戶遭此等撓聒者不知其幾蓋愚民無知畏鬼誅譴割仰事俯育之具為無用不切之輸不勝其苦此鄉

稅之至橫者違民無大經商衣食甚艱十室而九匱非如溫陵市舶連甍富饒之地其何以供此為千里人之主可坐視而不之問乎假鬼神以亂政及裒斂民財在法有明禁恐不可不申嚴約束如有故違者將會首計贓依條重行斷罪仍押徧歷在城及鄉村諸廟門號令以困苦之若然則姦民知懼不復賣弄人户遂可省此等橫賦之擾庶乎其稍蘇矣

一此閭多有一般無行止姦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賈

販賣之流下又非殘疾跛躃之輩形貌巍堂如大兵氣力兇很如暴虎假名尤溪師巫或攜刀子或鳴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胷打業或蓬頭或裸體入人家乞丐厲色峻辭如誅所負排門逐户無一放過應之稍遲便出惡口人户畏憚不敢譏呵有人一日一番有人三四日一番有日三四人疊至徧𧦝間日又爲此等所撓兹又鄉税之一横者熟覵其人實非乞丐乃假託此態窺覘人門户爲盜竊計目今夜行之黨甚熾者多此曹之

預其間也前政張郎中嘗榜緝捕閭里清晏今亦不可不申嚴約束應旅邸不可居停有依舊臨人門戶者許人戶告廂官地分等捕捉趨押出境不然刺爲散兵而重役之是亦去盜賊謐鄉税之一端也

一此間僧寺極多極爲富饒十漳州之產而居其七九爲僧者住無礙屋喫無礙飯著無礙衣使無礙錢因是不復知稼穡艱難而至於驕縱雖已出家爲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郤與俗人結冤於貪癡嗔愛之

場爭人我者甚大如五禪大刹爲郡頭目皆出頭好鬧至猾黠者圖之握錢穀大權在手聚姦凶大衆在院遂作無過罪若侵虐平民陵抗士夫非有率衆脩善根意以聖節道場一所係闔郡文武祝聖爲體甚重而主者乃舊住光孝犯姦坐獄行賕苟脫之人豈不爲公家汙辱其他多此類不待言外而環城諸寺尤爲豪橫多買土居尊官爲庇護舉院界址皆託名爲土居尊官墳林倚靠聲勢酷毒村民有拾界內一枝薪者則以爲斫墳

林而弔打之有牛馬羊豕食界内一葉草者則以爲踐墳庭而奪沒之村民受苦無敢誰何諸寺類皆招集無圖浮浪人充行者結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氣勢專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護其出入踐履公庭尤甚於民間健訟之夫至其恃財縱欲行姦亂民伍汙風教者久被俗之常態纎人楮筆不在論祖例州縣凡有營繕修造等大役官司量以錢付僧家仍授之規模而責成焉至有不給則令彼出陪補亦不離公家常住之財

於吾民免被擾而閭里獲安息後來諸僧院設計厚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復敷之民民遂被擾而僧家安養端坐無爲矣自是有司行遣作輟不常存心公明正大者則寧役無用閑僧而不忍擾吾民以種福田爲心者則無暇慮及吾民而惟恐一毫有傷於佛子二說相持然一邪一正一公一私賢有司爲國家根本地者不可莽鹵無辨也昔南軒先生帥靖江日待僧家甚得體以公廳非接見夷狄之所凡有干謁白事者但

令趨庭無上廳接見之禮其說載在語録誠可爲斯世大公至正之式今宜比傍自訟齋將後園冗屋一間作自訟庵有躡公庭犯典憲其罪不在徒流之科者處於其中一如自訟齋行遣是亦善治之道而可使之斂戢無復縱横者矣

上傳寺丞論滛戲

某竊以此邦陋俗常秋收之後優人互湊諸鄉保作滛戲號乞冬羣不逞少年遂結集浮浪無圖數十輩共相

唱率號曰戲頭逐家裒斂錢物豢優人作戲或弄傀儡
築棚於居民叢萃之地四通八達之郊以廣會觀者至
市廛近地四門之外亦爭爲之不顧忌今秋自七八月
以來鄉下諸村正當其時此風在在滋熾其名若曰戲
樂其實所關利害甚大一無故剥民膏爲妄費二荒民
本業事遊觀三鼓簧人家子弟玩物喪恭謹之志四誘
惑深閨婦女出外動邪僻之思五貪夫萌搶奪之姦六
後生逞鬬毆之忿七曠夫怨女邂逅爲淫奔之醜八州

縣一庭紛紛起獄訟之繁甚至有假託報私仇擊殺人無所憚者其貽殃產禍如此若漠然不之禁則人心波流風靡無由而止豈不爲仁人君子德政之累謹具申聞欲望台判棨榜市曹明示約束并帖四縣各依指揮散榜諸鄉保申嚴止絕如此則民志可定而民財可紓民風可厚而民訟可簡闔郡四境皆實被賢侯安靜和平之福甚大幸也

上傅寺丞論告訐

其竊謂民生秉彜以人倫為重治民聽訟亦以人倫為本故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聖人所深憂而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亦王制所先務誠以美教化厚風俗所係在此而不容緩也共惟判府寺丞治貴清淨政尚中和用刑必期于無刑聽訟欲使之無訟下車之始即明榜通衢首崇輯睦之風申明孝友之道勸喻諄切可謂知所本矣今已漸及一朞固宜人心感格同歸于善風流篤厚莫不耻言人過竊怪近日

以來乃不其然民間詞訟大槩多是告訐或蔓引其無干涉之說或妄發其十數年之事揆之事理無甚緊切按之人倫大相悖戾以兄弟均父母遺體而交相告訐入室操戈如何相之於何尚忠林鼎之於林衡等類是也以叔視姪爲猶子姪視叔爲從父而交相告訐入井下石如戴世略之於戴夢松王振之於王椿等類是也甚而婦姑勃谿有違不順父母之律而不恤者夫妻反目有違前賤後貴之說而不顧者似此類例姦險百出

不可枚數皆關人道之大經犯天理之大戒抑又有難露楮筆者雖其情狀不能逃神明之鑒然而賊害綱常敗壞風教莫此爲甚此而不禁將恐薄惡之習愈熾而醇厚之風不聞昔舊邦君樞相傅公在此嘗勸人戶賑糶有林仁壽者告其兄林堯壽産錢之高合先糶穀公判其狀曰官司寧可無二百石穀而兄弟告訐之風不可長此判一出邦人傳誦以爲神筆聞者褫魄無復效尤今弊俗如此可駭可嘆其辱知門下有所聞見不敢

隱默謹具公劄申聞欲望台判嚴榜曉示杜告訐之一門明人倫之大法以開其友睦禮遜秉彝之良心使人人知恩義所自來有相賙相恤之愛而無相刃相靡之薄一還昔日清漳道院之美豈不偉歟或自此之後猶有循習不悛者則用孔子拘三月之說以揉之庶幾良心必有悔悟天理必有還復之時矣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

宋 陳淳 撰

劄

上傅寺丞論釋奠五條

某伏以仲春上丁禮期在近其間有大不備當預措置及大失禮當預禁約處謹條畫于後少俾郡國典禮之未議伏幸台覽

一祭器大不備爲侮神甚矣按先聖先師三正位每位前祭器一分該用籩十豆十俎八簠二簋二爵一皆初獻官所親臨固不敢闕次而東西壁從祀十位每位前祭器一分該用籩三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迫近先聖先師左右亦初獻官目之所及猶不敢不具至兩廡從祀九十八位每位前祭器一分亦如東西壁之數爲其初獻官目所不接大故欠闕往往九十八分之中所見存只有三之一故於陳設不能一一均備或兩神位

共祭器一分或三四神位共祭器一分亦有神位對空而無所設者使諸賢神明一皆來格則全分者如何其獨安共分者孰先而孰後無分者得無空視乎其爲侮慢可謂極甚大有失禮經備物盡志之義宜移文學中掌儀閱實其數除先聖先師三正位及東西壁從祀十位分前所合用祭器足數外凡兩廡從祀九十八位分前所見存祭器實有若干所欠若干若籩豆若簠簋若俎爵遂一計數并尊罍之屬有損當脩有闕當製者一

併具申早差工匠製造使前期照數一了辦庶至臨時應用無少闕之而有以實致其事神之敬矣然祭器之所以多欠闕者亦有其故緣本州社稷風雷雨師壇俱無祭器當行禮時只就本學借用春秋二社日祭社稷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雷雨師每年間借用凡四次所用既頻在本學乃士人收管固自謹重而外借用者兵卒搬擔既不保護而吏胥拋擲復不愛惜或閲日之久而不還或委地之濕而致腐遂至損壞遺

失有此欠闕及本學正當釋奠禮官茍簡藏事不知點
檢掌儀卤莽供職復憚申糺非惟無以致事神之誠而
反以重慢神之罪其害顧不大哉禮大夫祭器不假此
言大夫家祭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况堂堂郡國
而可爲假借用事乎以先聖之位之尊而其祭器乃浪
假於人何以示嚴肅之意以社稷諸神之重而乃假人
之器以祭亦何以致恭誠之心大夫祭器未成不造燕
器今燕器純用金銀且無不備祭器古朴所費甚簡豈

能當燕器百分之一而不專致其用豈州郡事力不足辦之良亦不識輕重緩急之體矣今莫若於社稷祭器亦各專置一副仍於官庫所特立一祭器閣謹其出用而嚴其收藏不必專靠假借於學則在學者不致易損壞有全敬享先聖之心而在社稷者亦獲盡精專無失欽崇祀命祀之意爲兩得之矣

一牲牢大不備爲瀆神甚矣如先聖先師三正位分前牲體皆初獻官所親享固不敢不備次而東西兩壁從

祀十位分前迫近先聖先師左右亦初獻官目之所及猶不敢草率至兩廡從祀九十八位分前乃初獻官目所不接大故滅裂不惟祭器欠闕三之一而牲肉只據位前所見有祭器實之每分一俎羊腥肉一小片豕腥肉一小片如指面大可謂至極微鮮堂堂州郡奉行國家尊祀先聖重大典禮以諸賢陪從爲榮其正食惟在牲禮而所薦只如此使諸神一皆來享則若何而飽乎或三四位共一分則若何而均乎或對空無分者又何

以爲顔乎其爲褻瀆得無太重大有失禮經所以饜飫事神之義按朱文公釋奠申明指揮乃頒諸州縣所通行者也其中附載政和五禮新儀一條稱釋奠文宣王羊五豕五其割牲體大小各有定品今本學釋奠羊豕僅三頭又涉稚嫩未該肥腯而所割豐約又皆無度閒官府例破牲牢錢六十貫今宜依文公申明羊豕之數乃就上件錢數内會計諸色祭饌如鹿鵝魚兎棗栗等類所經措置牲牢羊豕各五頭宜從使旨裁斷每頭羊

若干斤様每頭豕若干斤様立一定數合該用錢若干可以了辦其上件錢有無剩欠如或少欠則併與支添永爲定例牲牢既備又依禮割則庶幾從祀俎實可以豐潔足致郡侯奉祀之敬而不爲虛享以瀆神矣至祭畢之後又須從使府指揮索久近例分胙有無豐約之數别加裁處立爲尊卑隆殺一定之品庶以均神之福而無至褻神之恵又以定人靖恭之心而息人貪競之志令終一於禮也國之大事莫重於祭毋以餕爲祭之

未尊者不屑細務而忽之禮曰善終者如始饑其是已故由饑可以覲政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以廟中爲境内之象而祭爲澤之大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而境内之民無凍餒者此之謂也

一按古禮經皆是質明而始行事質者正也方正明而日光未見未及乎明也今釋奠儀有丑時行事之文乃是奏大安大成等樂多占時刻之久至行獻處實在交寅以後前後有司行禮多是始於丑初未及寅而已畢

皆失之過早惟晦菴先生在此於五鼓一點而始行事至禮畢而天明庭中恰已辨色叅之禮經雖非質明而始行事亦至質明而畢事也欲及將來上丁行禮之期一以晦菴先生爲式庶不失早晏之中爲得禮之宜

一灌酒是盡傾于地上其三獻中所謂三祭酒是少傾三滴也每獻畢執事者徹爵中餘酒于他器於受胙主人之就席也執事者奉先聖前所獻餘之酒詣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飲爵是乃飲神之惠爲

福酒不當別以酒進于主人恐非所宜

一子弟士人觀禮者多入殿內兩隅至四五十人既迫近褻狎紛擁喧譁無以肅事神之儀而其間又有寡廉鮮耻者於獻官方徙步未出殿前而已爭攫菓攫燭燭光頓滅軍人乘隙又攫肉攫酒盈殿中不勝其鬧甚非古人祭後陶陶遂遂之義使先聖神駕尚留寧不大見鄙於殿上乎昔晦庵先生行禮雖郡齋中子弟來觀只設次於戟門內廡右旁植碑之處未嘗敢有一人徑造

殿内者今欲乞約束禁止仍於戟門内廡右旁植碑之處特設一觀禮幕次以待觀禮者造焉庶幾殿内肅靜無犯禮之虞

右畫一如前欲望台慈特賜詳酌施行非徒以整飭一時禮儀之事實所以興起一邦禮義之風誠非小補區區干冐台嚴不勝皇恐之至

請傳寺丞禱山川社稷

某恭惟判府寺丞仁心愛民以春序過半農事正興雨

意頗慳朝夕憂勞與僚屬躬禮百神遍走祠廟寺觀凡祈求之方無所不至雖或屢灑而復收竟未蒙優渥之應此其故何邪竊按之禮經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雨之所從出者在於山川也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言山川神靈爲祀典之正者也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亡其地則不祭言諸侯所當祭者惟境内山川諸神而不可以他求者也近世張南軒帥靖江以堯山灕江爲

州之望壇而祝之水旱禱焉隨感隨應今漳之望其山則天寶圓嶠雄據西隅天將雨則雲氣先冒于巔其川則西北二江發源汀潮夾遶州治而合歸于海此正吾州陰陽融結之會宜於城西五里內度高爽之地築壇壝載祀典但今倉卒未暇姑席地望禱亦合禮典之正其次則有社稷風雷雨師之壇在焉近邵武陳史君於水旱惟專詣社稷致禱俗人笑之而不知其為禮之正也天人一氣幽明一機本相與流通無間而郡侯者又

千里山川社稷之主而萬户生靈之命係焉其所感格爲尤切而甚易惟患誠之不至爾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誠者心與理真實無妄之謂在山川社稷有是真實無妄之理矣若又加之真實無妄之心以萃集其神靈則必能實感而實應不於此致極精專乃雜焉外求之異端淫祀彼土木偶何從而有雨露邪既無是理而强爲之心雖度於造化乎何關至如舞師巫繞僧道設齋醮禁腥臊等類又皆循俗之常儀非所以

交神明之要雖圓山嘗致禱矣然所主乃山下寓居之
鬼而本山之神未之及也惟龍潭祈祭亦此州山川之
一者但恐文具而徃初無所補况因而圖利抑又甚邪
今若掃去流俗一切冗雜之說而專一致吾精意於山
川社稷正神之前則脉絡貫通無有不感格者設若至
是猶未獲大應則更退而求之政事之間若刑賞若財
賦恐或微有召天意之慳是亦湯自責己吾夫子素行
合神明所以爲禱之實也某辱知門下不皇寧處敢冐

昧以此少裨黄堂之末議并録南軒堯山灕江壇記上呈惟高明埀照幸甚

禱山川事目

一就西門外五里内擇高陵平曠四達無壅之地見天寶圓山呈露分曉剗草爲壇場設爲四席位每位各以幕圍三面其上露天幕不必髙恐遮蔽只平胸乃須上下縛定其天寶山神席位直向天寶山圓山神席位直向圓山西江神席位向圓山天寶二山之間正平勻對

中是西江上源來處九龍江遠不可見水其神席位只向梁岡天寶二山之間正對縫中是九龍江上源來處每位前留空地稍寬度可展拜縟及陪位官列班

一每位各用牌子以紙粘上書曰天寶山神座曰圓山神座曰西江神座曰九龍江神座

一行禮之序先天寶次圓山次西江次九龍江每一位脯一盤用猪肉三斤醢一盤用魚三斤作鮓菓子三盤並列作一行其餘茶盞酒盞香桌香爐如常儀或用牲

牢隨意

一祭饌多是庖卒無知易至竊食須令監官務極精潔

一差官出門做事多是影下假託科配乃其常態須嚴行約束無騷擾村民以動其怨嘆之聲反虧祈禱之敬

一禱名山大川事體之重須三日齋戒致極精虔則精神所注神靈必集有感格之理

一山頭帆屋幕次恐難宿齋只宿齋於郡館四更命駕到幕次少靜坐澄息思慮凝定精神至五更行禮

一逐位各一祝版

一讀祝宜差官

一祝版之文須識本州山川來歷説及相關係處方切事情有通神意如天寳山發脉行龍湧爲州治寳郡之宗祖如圓山雄據西隅鎮翼右臂實郡之藩屏如西江發源汀潮遶抱州治實爲郡右襟帶如九龍江發源汀贛遶郡東臂與西江匯歸于海實爲郡左襟帶四者皆漳之望恐撰祝文官外州人未諳悉此不可不報知

與仙遊羅尉論禁屠牛懲穿窬

某少有所聞敢浼台聽此閭鄉民甚感戴前政禁屠牛懲穿窬二件德惠之美三年内四境編民晏然奠枕兹者幸遇台旌之來鄉民深望其舉行故事以爲㤵懞之賜葢前政於此二件處不可坐視其俗之惡而聽其所之若坐視其俗而聽其所之是乃慫其俗而助之爲惡也今歔歲在近舊俗將作不如禀官長預先出榜明文戒約又逐鄉責保司與團司罪狀入按令他預隨門戒

喻不能止絶者同坐當其時更遣人郊外默默緝之或所在有此風不改者以違法論追保司團司及犯人痛行懲治押逐鄉號令則人必畏戢而惡俗可革矣區區所聞不敢不以告也更在台慈詳之以爲百里編氓之惠且以爲兼善天下之兆自此而始尤千萬之望也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

宋 陳淳 撰

祝文

祭四先生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文公朱先生道喪千載得自濂溪太極一書渾淪再闢二程親受濬其淵源河洛洋洋與洙泗並闢

而知者卓有文公發揮微言皎如星日惟四先覺前後一心道統攸歸百世師表學宫列像昭示儀刑敢率彝章少陳明薦陟降庭止恵我光明

三賢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髙州刺史周公閩自唐世始向儒風惟爾三賢倡導之力遺祠在學稱思未忘敢率彝章少伸報享洋洋昭格恵我無疆

蔡端明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端明學士忠惠蔡公惟公義槩忠風在朝顯著筮仕之始由此幕賓厥有遺祠稱思未泯敢循故典少薦微衷昭明格思慰我景慕

李侍郎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徽學侍郎忠肅李公公在紹興力排和議權臣見嫉出牧此州建學崇儒人懷忠烈遺祠未泯報事敢愆式遵彝儀少陳明薦來格來祐多

士以寧

東溪先生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鯁切一視夷險之死弗渝賢者之清聞風肅立學存遺像庸㵎懦貪敢率彝儀少陳明薦英靈如在鑒此拳拳

立后土祠

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古者家有中霤之祭謂土神也

故禮經自天子至大夫皆祭五祀而中霤與户竈門行之神並列而其所以祭之則皆用特牲爲禮士不得祭五祀以位卑禄薄不克備特牲之禮然禮有士禱于五祀之文則雖不得行祭而五者之神無不具亦以人之所居雖有小大之差而五者之事則無不同也其以庶士之賤於五者不敢僭禮以並立竊惟土位中央神實爲尊而居地之主在有家所不容廢令輒以義起而特立中霤一祠以朝夕致其奉事祈報之誠朔事之初敢

伸一薦惟爾有神尚明鑒之

禱山川代傳寺丞

具位敢以酒菓脯醢之奠昭告于天寶山之神禮諸侯祭境內之名山大川以其能興雲致雨而潤澤羣生有神靈在焉惟本山發脉行龍結爲州治實郡宗祖爲漳之望合築壇壝徧諸祀典而闕然未有舉之今春序過半雨意甚慳羣民告病日甚一日朞膺民命之寄惕不皇寧敢席地望拜虔精以禱迫於倉卒鮮克如儀惟爾

山靈垂閔大蒸雲氣沛為三日之霖以慰我民來蘇之望俾四境均洽無失歲事有以生生實賴我神無疆之休謹告

圓山之神仝前惟本山雄據西隅鎮翼右臂實郡藩屏為漳之望後並仝

西江之神仝前惟本江發源汀潮遶于州治實郡右襟帶為漳之望後並仝只改山靈為川靈

九龍江之神同前惟本江發源汀贛遶郡東臂與西江

滙歸於海實郡左襟帶為漳之望後並同

禱雨良崗山

年月日從政郎長泰縣令鄭煬謹遣佐官廸功郎權主簿陳淳躬致香茶酒菓之奠昭告于良嗣山之神禮諸侯得祭名山之在其地者以其能興雲致雨潤澤群生有神靈在焉今之邑亦古子男國之比而此山行龍自北而來結為邑治實吾邑宗祖巍然一巨鎮蓋居民所賴惠澤以為生而有司當建壇壝以嚴祀事者乃久焉

闕典今春氣已暮雨意尚慳種不及施民甚告病恐蹈舊歲與亢爲隣吏膺民命之寄惕不皇寧是用奔走俯伏爲民請命于爾山之神倉卒爲儀未能如式惟爾神靈昭鑒亟垂閔救蒸氣興雲沛爲三日之霖優渥四境之内俾我合邑土田春膏溶溶播種畢興無失一歲之望以活我萬户生靈實賴爾神無疆之休尚饗

黏蠅

維爾之生于氣之查腥渠鮑壑乃爾之家非可與人是

儔是侶同焉是食雜焉是處況此之地待聖對賢天心之講王道之傳於赫有臨齊嚴莊肅尤非爾曹所宜廁足云胡麾之頑不肯歸天討明命豈容已而咨爾司黏恪共乃職澄清誅夷以會于一

喻蟣

維人之生得天之精服役萬物通天之靈惟物之生得天之穢服役於人其天則昧惟爾蟲蟻又穢之餘腥渠飽蝨乃爾之居非可蠢蠢入人之室循人之器嗜人之

食况我竈君爲祀甚尊我家奉之潔淨精勤爾物之么
尤不可黷胡爲於斯羣趨隊逐汙我庖廚蠛我鼎鼐非
惟黷神抑干我私匪干我私寔亂天紀姑息苟容則非
天理噫爾有義能相君臣物性之中亦覺其眞今與爾
約三日而徙四圍之外各遠去耳三日不徙徙之不遥
是爾有罪昏頑踞驕天討明刑吾何容止即命司寇恭
行而已以掃以除焚如棄如誅夷澄清一復厥初嗚呼
蟻酋告爾黨類吾言不再爾毋自斃

祧遷祝祠

親未盡遞遷

世序代易義當遞遷追舊感新不勝慘愴

親盡別子祖

世易親盡於義當祧惟別子祖盡遷于墓

親盡族有親未盡

世易親盡於義當祧族脉猶存盡遷彼室

親皆已盡

世易親盡義當祧遷追舊感新不勝慘愴

祭文

奠侍講待制朱先生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没至周程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緒者微露而未彰聞者方疑而未信望者亦眩而莫從遊其門者莫繼其志誦其書者莫追其蹤獨吾先生見明守剛超羣儒而妙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盡乎

精微志極髙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能訛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略者詳啓羣哲之未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達意以俱到無或欠而或豐折天下言論之衡而定于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使真是真非若白黒之不亂人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聖心賢藴如丹之炳炳帝謨王範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粹玉振之玲瓏盖不直可以當

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氷半與事而倍其功天既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假之以遐齡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脩矣而未具將誰有制作之才可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真不幸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藴浩乎滄溟先生之

德巍乎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敬即之温然乎其雍其春
風之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
可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豁其節行屹立
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纎微之棄其
疾惡也嚴而無回互之藏其强健天行而不息其明睿
日進以無疆其應學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不匱而
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徹乎心胸真可謂通儒全才而
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純熟而從容淳以小

生獲侍門墻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於迷蒙昨歲暮之
趨隅誨諄諄而益隆謂愚根本之已立正可闊步而力
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之狂宜友善於天下
毋狃陋于厥鄉抑上論於千古毋隘守于厥躬須萬變
之畢習庶十分之可充於臨岐之丁寧且再約乎玆冬
豈謂斯言之在耳及爲永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
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編以自攷而無嚴訓之忘薄寫
情而寄奠泣流涕其淋浪惟昭明而不昧有以迪乎愚

衷

祭侍講待制朱先生大祥

惟先生講明是學於周程夫子之後又精明而光大之上以達于洙泗淵源之盛使聖人嘉言懿範益信白於天下來世而諸家百氏之似是亂真者悉顛末炳炳無復可遁其情其於斯文之功大矣雖使泰山其壽長爲吾道之主盟於戴履可也何乃氣數之不融而遽與化爲徒使海内學者頓失依歸而長抱山頹安仰之恨耶

況如某者深荷教育幸粗知向儀刑永隔無從卒業則其痛慕之私又將何時而已邪日月不居奄及大祥慨道里之云阻望几筵而莫親竊惟先生道在天下昭明洋洋無往不臨謹爲位玆精舍薄陳蔬酌聊伸一慟之誠儀菲哀長辭不盡意惟先生之靈實鑒之

爲廖師舉哀

惟朱夫子唱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斯世遊其門者庸詎以數計公獨所志毅然終老而不衰所守確然經變而

愈厲所謂百煉之金不以烈焰爍其精歲寒之栢不以嚴霜改其翠葢前輩老成之風而吾黨直諒之士非惟有以無忝師門之傳而亦足以少增善類之氣何爲不早及於中朝之顯用而僅晚見於南方之小試所抱負於胸中姑稍施其一二方祠奉之未幾遽壙息之奄至嗚呼哀哉追念平生情義周緻切磋琢磨其已矣遥望潸然而出涕爲位家塾以泄哀晣明洋洋兮來戾

奠廖師

惟我夫子發明周程之所傳上以達于孔孟在斯世者
葢五十年天下士無貴賤羣趨而爭湊之者何啻以千
自排僞之說一行未仕者顧遠舉而奔潰已仕者顧位
禄而變遷卓然於門墻之下一始終而不變者能幾何
焉公以剛嚴毅直之資獨屹屹乎其間所志者自少至
老而愈厲所守者更險如夷而益堅夫子嘗爲之嘉嘆
謂公獨爲拳拳正猶寒松之節不爲嚴霜而改精金之
質不爲烈焰而爍非惟師門之無忝而亦國士之所難

何爲不顯用於中朝而僅小試於南偏始漳户職已趣
操之特特不同流而合汙常自律以清德分教韶潯惟
宣究夫道心揭先覺之模範正所適於青衿撫字于莆
篤哀鰥而恤孤閔歲荒之在疚屢切切以蠲租倅貳于
潮當僞禁之正苛圖太極以立祠躡砥柱於頽波執憲
南粤適洞蠻之猖獗設方略以捍禦督師徒而平遏移
憲而帥抑森嚴乎閫制清海道以寧謐鎮連氓而安泰
雖胸中之負抱未及竟其施行然學之篤而見之實得

之深而養之精故所至如春風和氣之著物隨所寓而無不發生何琳館之清游方適而壙息之大期已丁嗚呼哀哉追念疇昔辱公知之最密不以愚之晚進每講讌而下屈時切磋而琢磨一相與以情實凡書牘之往來則縷縷其盈溢或所疑之講訂或所聞之攷質或師說之推明或已見之剖析或證印其所是或辨正其所失或相發以並進或交規而互救既有以挹其虛懷樂義之洪又有以浹其責善輔仁之益雖相去之甚越固

精神之無隅慓訃音之奄至嗟死生之異轍嗚呼哀哉吾黨之彫零若是斯文誰與扶持而提挈則愚之西望以哭公也豈爲私慟而緘詞以奠公也豈爲私設昭明洋洋鑒此誠切

奠陳憲

惟公出忠臣義士之後負英明信厚之姿高標偉躅有祖之遺天子象賢崇德特垂眷遇之私以南方赤子之未遂俾分符秉節而撫綏惠澤浹東衛之民威信著永

寧之衷洗寃澤物於曲江之上又接踵乎濂溪之規何
世道之不諧未及竟而遽歸逍遥山水之爲樂殊亡身
世之是非方耆年之尚壯忽勇退而高飛茲其雅趣之
不凡未可常情而度窺葢不以榮貴利達之爲事而超
然欲怡神養性以終享於期頤何七褢之未周而仙馭
之去不可復追嗚呼哀哉公胡爲而遽止於斯其有同
窓之契既而翔泳之分殊而雲水之勢睽自十數年來
蒙其不鄙聯緘累牘之貽拳拳以其嗣伯湶爲切磨理

義之囑且復招致金山爲家塾之師畧形迹之不事披誠悃之爲儀既感公之教子高誼欲成聖門之器以脫流俗之陋亦感伯濼之能恭父命每篤講學之功而精入道之思頗能有以繼父志而悟旨竊喜之殆若千里似人之爲必將無忝庭訓以副先志亦私自幸此學之不孤而斯道有望於扶持則公之所以教子弟隆師友者非世俗相從於無根無用之比而孟子所謂人樂有賢父兄者於兹見之昨聞伯濼有銓闈之捷意其旦夕

榮歸侍下團欒戲綵之愉怡何及境尚一程之未及而反成契闊千古之悲藥餌不及躬殮含不及親固足爲終天之恨然全送終大義以慰亡魂於九泉而謹承顔致孝以奉偏親於慈幃者尤子職所當深念而不可虧始得訃於行道莫可覈其的今承書以爲信重驚怛而痛悲嗟善人之不淑夫何脩短之參差慨然緘詞以寄奠引領東望不知涕泗之交垂惟公之有賢嗣以昌厥後兮在公爲不死矣諒昭明君蒿如在兮其照予之衷

曲而鑑予之哀詞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五十

宋　陳淳　撰

祭文

祭石子餘

論學於去聖頺波之世者知精行密固難其人然能識向背之大分而卓不迷其所趨者亦千一而未聞惟夫子卷道于兹不得其門而爲叔孫之自絶者葢泯泯而

棼棼如君以耆艾之年不知爲將老之身乃奮然一屏其平生馳騖之氣而斂躬肅容與後進趨隅而問津不自諱其淺陋而傾囊倒橐以求是正之真俛焉孜孜不惰于勤此其志趣之超卓夫豈尋常之可倫况其抱剛方不屈之資可與勇於義而果於仁自建陽再謁而歸氣象溫然非復曩時行行之云使天假之年則其所就又未易論朞辱同門之義所以嚴鞭勇策者方有賴乎終始之勲何癸丑之冬君有南游之興而閭闔乎二春

幸去秋之來歸謂合簪之有因矧一緘之先枉惟疑辨之是詢何望望更不及見而是緘反爲永訣之文嗚呼吾畏友喪矣吾將誰爲作德之鄰山川之阻哭臨莫親忽焉斗建之九移而適壙息之將湮是用走价薄奉一酹而東向長望不知泣然流涕之四奔昭明如在其鑒此誠兮石君

祭陳景文

嗚呼哀哉吾愛友景文之死爲可惜也世競挐攫於利

門爲機巧者百出而子獨恬然守先人之稼穡也世爭馳騖於榮途至皓首不肯休而子獨退然惟林泉之樂以自適也世皆以絺章繪句爲學無一字反諸身而子獨毅然屏去時技之習一惟躬行自飭也葢其禀純慤近道之姿而非世味之所能溺也生長田閒而有士君子之實也胸中負抱有定主而時人莫之識也自少年講學一聞聖賢正大之論則信之不復疑而嗜之不容釋也凡語孟之格言要旨則誦詠之甚力也事有觸乎

前則舉以應之若流諸肺腑而不外索也故日用對境而至理成法昭昭在目不揜匿也其文雖不足而甚有餘其質也其節目雖闊疏而所謂大經大本則無慙德也以先業積累艱難之為念與其兄一心共保之而不異籍也友于兄如一體而無纖毫之間隙也所以為之經紀其後累者不以存亡彼此二其心而一如已息也充此念以往端可質神明而入堯舜之域也平時輕財重義無吝嗇也存心濟人常恒惻也四鄰假貸無不賙

之而未嘗爲爾汝之擇也宿逋積負時必蠲之而未嘗計錐刀之獲也仁恕達于一方而困窮無告者均含茹其澤也與人直情而行無粉飾也所合者不苟而胸中涇渭則甚白也賢者之交久要不忘而挾勢之臨則一毫不可得也日飾十畝之園而蔬菓之是植也蔵脩游息於是而悠然以朝夕也與童子六七人絃誦乎其中而視浴沂之趣一也外此無所知亦無所役也葢上古之遺民逸士與比屋可封之叟康衢順則之童者爲儔

匹也非後世所謂耦耕荷篠竹林自放之徒或潔身而亂大倫或蔑禮法而為名教之賊也其視斯世之醉生夢死於頹波流俗顛迷於私欲詭道不自覺者大有徑庭之隔也昔與子相聚隆興迨今葢三十餘年而尊德樂道之誠如一日也每以得一言之訓不迷錯者為深感而謂成已之恩為罔極也常存父事之敬而拳拳不忘悃愊也年來屢有遊圃之約而因循未之前即也夏季之簡方以學道不勤者自咎而請益也何越秋未幾

忽以訃聞爲之震驚而褫魄也嗚呼哀哉天何奪我愛友景文之若是亟也知心者世固鮮而知子之心者誰其的也哀死者人之常而子之死誠可痛慼也嗚呼哀哉追念疇昔心如噎也一樽之奠儀甚薄也所以寫繾綣哀情於子而不自已者非私爲之昵也惟精爽之不昧兮其歆我之誠而來格也

祭十五伯父伯母

噫惟二老享壽俱隆如彼雙椿垂蔭我宗一門長稚均

在愊幪胡爲兹今相繼云亡合族失庇如露于空號鳴躑躅莫訴彼蒼行趨窀穸益愴于中恭陳菲奠聊寫哀衷靈兮不昧來挹其芳

奠陳親晦之

人生氣禀最難其醇如君之質湛乎其人不隨風而靡不逐流而奔奔其衷洞洞其容溫溫其行謙謙其言恂恂持恭之常不以隱而廢處義之厚不以利而湮接物無所忤而非詭道之謂與人無不周而非汙合之云

蓋有得乎恵之和而不流而語其資之所達則暗與道以相隣是所謂吾黨之德友豈直為同門之懿親何相與之未幾遽幽明之兩分嗟游陪之契闊孰始卒其陶薫感壙息之及期愴兹懐而莫論聊一奠以寫哀噫來格兮靈魂

祭王氏姊

維靈父母兄弟蚤已俱亡子然以一身孤立於太原之胄歳時來徃乎宗家者恩意未嘗少間視叔父如乃父

同祖兄弟無異乎同胞壬子之冬與濟陽氏姊胥燕于吾家合親族長幼萃焉獻酬祝頌方相期於壽考期頤之地百歲團欒常如此日竊亦喜其康寧未艾謂歲歲必可星團簇聚以洽骨肉之懽何意自此反成終訣靈之歸方再閲旬晷不聞有微恙而遽奄然以訃而濟陽氏姊亦繼此不可再見嗚呼天何降割于我有絫之如此耶一朝千古感舊如新薄奠告哀語不能究惟靈其垂饗之

祭蔡氏姊

惟我兄弟姊妹自同祖而下惟太原氏姊居長靈而爲次平時相與於義甚篤未嘗有爾汝之間壬子冬暮之集壽觴交錯方相期於團欒未艾何一别而去春籥方更而太原氏姊忽焉如奪淚睫未乾而夏之季靈又繼之嗚呼哀哉靈之秉心甚懿而直靈之處已甚約而質其志潔也絲毫垢汚不能容其性仁也里閭惸獨無所吝亦非歉然於壽者之證也天胡降割而遽止於斯嗚

呼哀哉昨朝侍疾之語今歷歷恍如在耳豈謂自此遂成永訣耶一樽之奠莫訴予悲靈兮不昧其鑒于茲

祭程氏姊

嗟嗟姊兮與我同祖恩義綢繆有若同父雖既從人而義不阻歲時往來寧曰爾汝何事不常倏焉齟齬數奇以窮閱十而五六衰方開遽判今古男二未室女一幼處骨肉之痛徹我心膂窀穸届期益重愴楚聊薦一樽以寓哀素靈魂不昧來格來顧

與堂兄等祭程親正仲

前年丙寅鶉尾之會哀哀涕漣既哭我姊如何丁卯方閱歲餘淚痕未乾復哭姊夫吁嗟君兮慈良其性於己不華於物無競來往我門恩義甚敦與我輩行如親弟昆其在家居恂恂信實伉儷如賓伯仲如一仁何不壽善何反殃夫婦中年相繼云亡蒼蒼茫茫不可致詰爲君痛悼中心如噎一樽之奠聊寫此誠儀菲哀長詞不盡情

妻李氏祭嫂宋氏

哀我嫂嫂何遽喪兮棄我父母不終養兮反令舅姑哭汝葬兮三衮爲婦一如夢兮人道反常何勝痛兮我感疇昔而來慟兮一樽之奠有餘愴兮君蒿如在其來享兮

妻李氏祭姊八姨

嗟嗟姊兮何數之奇而命之促也往歲既喪爾良人兮何未匝四朞而姊又繼之不淑也棄其父母不以周旋

兮反令爲汝哭也四十八年兮如夢之倐也僅有一子兮庶幾其遺躅也幽閒貞静之姿兮不可以復贖也溫恭婉娩之容兮不可以復矚也我疇昔姊妹之情兮何勝其痛毒也感窀穸之届期兮病不能以行服也姑一奠以寄哀兮歉然終不足也惟靈之格思兮少鑒我心曲也

同族人祭八叔

哀哀我公粹乎爲人吾鄉之表吾族之尊辭氣謙和容

貌恭溫與人有義接人有恩視五服外如親子孫凡我
宗人怫懞是均一朝契闊若喪厥親號攀愴慕痛懷莫
論菲奠薦誠聊寓此樽洋洋格思嗚呼靈䰟

奠外姑黄氏

惟靈享壽七十有四婦道母儀兩無所愧我託恩庇餘
二十年一朝千古痛復何言窀穸戒期溥陳奠俎靈䰟
洋洋鑒此衷素

代姨子奠外祖母黄氏

惟靈以膏腴之胄朴淑之資出自江夏適于隴西育一男而二女早畢夫昏嫁之儀與君子以偕老享壽齡於七十四朞在人生之希有固亦何憾而怨咨惟痛念夫我父之蚤世兮不得預行服之列鞠躬盡瘁以荅授室之義而我母又繼以先亡兮不克執喪服勤以終大事而報夫劬勞罔極之恩私此實孤外孫終天之所長恨無一日忘諸心者而在靈亦豈能愁然瞑目於斯上無以訴之天神下無以白之地示惟願達此情於我父母

兮交相陰隲以默祐使我粗克立於斯世以無墜乎香火之祠則其於無可奈何之中或稍其庶幾嗚呼哀哉日月不居窀穸有期聊薄奠之敬陳以寓哀乎此詞詞不盡兮哀長惟靈如在其鑒兹

祭三十一堂兄

嗚呼哀哉吾兄曷歸我輩之悲兄弟手足之愛同氣連枝天屬眞情之所在終有不可得而虧自孩童至耆艾相與羣聚乎一門恩意綢繆何可以歲月而計之以兄

爲之長正所賴其蔭樾之私况兄禀氣之厚雖年登六十有九而姿態未瘁殆如五十之期意相處之未艾何一旦忽焉不可得而追所享年者未爲不壽亦未可以爲慽咨惟其臥病不及知候以藥療而其屬纊不及知與於扶持所爲弟者弗獲於此以盡吾義而於兄者遽成終古之永相違嗚呼而今而後更莫陪游息而奉笑語更莫聆謦咳而睹容儀嗟天倫之割痛將正寢之告離日月逝其益逺涕泗霈其淋漓一尊之奠莫寫哀思

惟英靈之不昧兮其鑒斯

祭三十二堂兄

惟我與兄皆自一祖同根而生同門而處出則同游入則同聚食則同饌事則同語恩義相期何可計數胡爲中道遽判今古壽不享百衮僅周五福變殫極莫可扶救死者已矣生者何慕原鴒之情曷勝痛楚日月云吉庸奉爾柩壬山之麓於焉安厝雖兆如儀亦可保固一樽之奠聊泄哀素靈魂如在來享來顧

北溪大全集卷五十